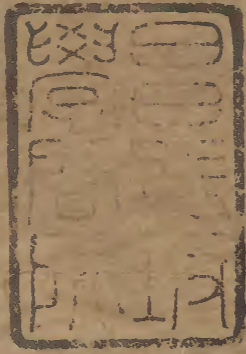


南華經三注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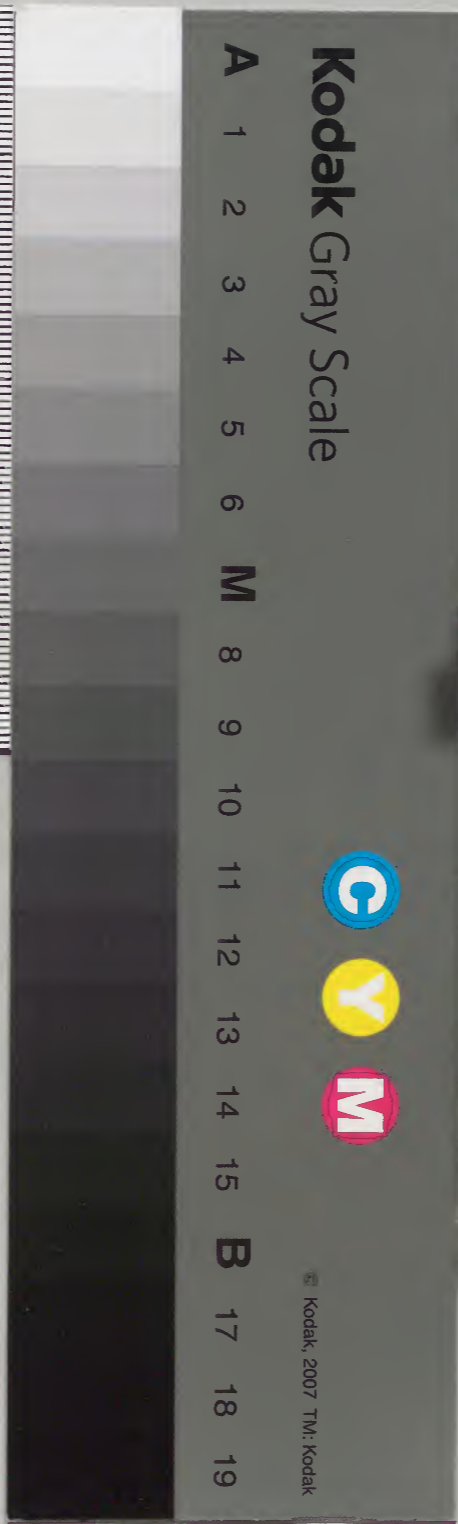
二十一



| | | | |
|-----|---|---|-----|
| 漢書門 | | | |
| 一 | 一 | 七 | 一〇七 |
| 冊 | 架 | 函 | 號 |
| 一 | 一 | 三 | 六 |

| | | | |
|------|---|---|---|
| 庫文閣内 | | | |
| 三 | | | 漢 |
| 一 | | | 書 |
| 函 | | | |
| 三 | | | 六 |
| 架 | 冊 | 號 | 類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10076 | | |
| 冊數 | 12 (12) | | |
| 函號 | 311 | 215 |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欽南華真經三註大全二十一卷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淺草文庫



林麴齋云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辯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漁父一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召子路子貢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高註以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

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意豈直漁父而已哉將

曾南南莊經三注

五有曰言三言
周流六虛旁通無
外環動之類咸得
及其所懷而窮理
至命固所以為至
人之道也

曰註孔子性抱
神以游世信

則豈有漁父之說
哉所以言此者蓋
世之孝孔子者不
過其迹故寓言於
漁父以明孔子之
所貴者非世信所
知子貢之告漁父
者乃世儒所知孔
子者也夫天下雖
大亦物而已孔子
之所以為孔子者
誠肯以物為事哉
故道之真以治身
緒餘直以治國
家天下誠知子貢
所言非其任而為
其事則其分於道
也豈不遠哉八疵
四病宜其不免也
觀後世得孔子之
迹者而考其所為
則莊子之言千載
之下後親見之得
不謂之神人乎

論語精義卷三注

自謂齋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
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
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
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
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
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
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而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立不肯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立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論語精義卷三注

論語精義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
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
謂之總莫之願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
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譖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
謂之隱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倫拔其所欲謂
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
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
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
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位
對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伊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其身慎守其真還以
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
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
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
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
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
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倍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責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廷惜哉予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立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哉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願待水波定不聞鞞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又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朴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夫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波非至人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於人也猶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林蘆齋云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

棟選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
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
也擎船篙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
言也謂其畧言而未盡也卒相立者言終以教
助某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
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
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
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
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
其所事也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
陵乃不相陵奪也徵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
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
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

之謂之總非已事而強為之自覺攬也莫之顧
 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
 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偽者
 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徒毀辱也毀
 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已矣惡
 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
 其悅已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僭引拔之
 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
 君子不友者言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
 者小人勿用允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
 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
 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
 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很很戾而不受諫也
 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矜誇
 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罷去此疵患方可學道
 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
 曰子之所以者用以自檢點也不知所失者言
 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
 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
 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

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
講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為此皆
為人而非為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修其身而
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
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
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
汲於為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不精不誠不能
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
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
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
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
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
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
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為真者天余自然之
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倍者不以非世俗之
所好為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
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為祿而其
為流倍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倍如蚘之人
但見其不足言常慙然也湛於人偽溺於務外
之學也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

居也延緣蒂間以撓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
 畫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
 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而立也拜而應者手揖
 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
 學亦昏時矣波泝至人不能下人者波漁父若
 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
 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
 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為學之本故長傷
 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
 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
 所以敬之也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
 所作讓王篇中統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
 盜跖篇比之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
 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人私撰
 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
 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于世者不知所謂
 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
 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陸方壺云掣撓也緒言
 微而不盡之言也經子之
 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舟子經畧一番春秋後倫
 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齊等之民敗惡作好
 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惡惡之匿於心者以頗
 色後人之所好者曰頗適無善無否皆欲其悅

○列禦一節

節註 將謂責其家先歸言其

散已內誠不解則外自矜飾形謀成光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外鎮人心內實不足以服物也使人輕乎貴老言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雖思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惑亂生也漿人惟輕利薄可無求於人也保汝者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者聚守之謂也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死求乃不相保先物施惠不因其彼險出則異也又將有感則其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眾人者也

已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愚曰偷拔挂高掛也言喜為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功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為已有也祿與碌同老子云碌如石湛沉弱也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於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後未能變化氣質也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林慮齋云此篇的為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

段自見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糲食而五糲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糲人特為食美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注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設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江註

聖人被褐懷
王全其形生

其藏身也不深
渺內誠不解則未
能忘心形光可謀

而知非藏身之道
也食於十葉其半

先饋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之輕貴老

而重已則整其意
而自貽也整分齋

同惟感而後應休
性抱神以遊世倍

乃能使人無保也
出異則藏用不密

感豫則搖而本性
卷心存神之大志

故以莫告而小言
於為毒而莫莫莫

悟者不可謂之相
誣也誣言其重蒸

而至於成為孝者
日益故勞且憂為

道者日負去知巧
而復無能故泛若

不繫之舟虛而遊
遊者也

遊者也

遊者也

遊者也

遊者也

遊者也

遊者也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

隊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

覺莫悟伊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

遊者也

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

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

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

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

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

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

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波而敬我

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

積而又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羸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

而已羸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餐

實智不能自解物

實智不能自解物

有結之便辟成光
人皆得以密察之
有若衆人之權輕
利溥者亦輕乎貴
老而整其所患矣
整亂也言所患衆
至也以五漿先饋
為驚是善於內現
者也處已謂不遺
形也北面而立辨
於物也故杖盛之
乎願忘我也不言
而出忘言也列子
援屣走則未能
默悟不言之教矣
夫能不失德而未
至於上德之不德
知可道有跡而未
造常道之无心斯
不能使人無欲
也且以不能使人
無保為患言方夫
使人保汝者有間
矣感豫者先施也
列子固未嘗出異
以感物也所以人
得而保之者必有
以感之而不自知
也既已有感矣勞
汝神搖汝精日方
戶外之屨者相弁
辨其果有謂乎故
曰搖而本才又無
謂也與汝遊者俱
論於人道之患故
莫知所告其小言
之詹之安能為至
言之發藥哉若是

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
此况為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
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瞽
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
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遊矣人將歸向守汝而
為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
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瞽人之
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
盛之乎願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願也盛拄也賓
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屣
而後入急於迎瞽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
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煎此已
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
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
為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
不能自矜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
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唯形見於外者不能
自隱况且感觸搖動汝本然之性其身尤無益
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
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

者同之乎迷塗物
身我無成也故曰
莫之矣悟何相就
也

洪註

內誠不詳者
不能中虛也

外謀成光不能限
於無迹外可問謀
而成光采為人所
窺也整徒醜醜也
所患謂舍其自然
而從事外敬故以
為患也保汝者人
婦之藉以保護也
方漢紀蕭曹恐喻
城保高祖羨同啟
監也感之乎願以
杖柱頭而皮肉鉅
也務未然才或作
性感于未然所以
出異衆之驗必且
有所感則搖動尔
之本性無謂無人
言之者雖亦汝游
者亦莫以相告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
之言及有小言者
又為人之害者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
詞言莫有能竟悟
者伊取其為相問
也

南百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十二

能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
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
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
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
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
言其心無所係着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
則與大虛為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為
之意也○陸方壺云饕餮者之家也十五舉
半之值而以其半作餽愛之故食之食之
故讓之也賣饕餮者可謂貧矣而列子則固鴛焉
者何古之真人不以聖賢自見故德盛而容貌
若愚人不也今也為成一段色莊之學是故能
動作也內外矜持成以一段色莊之學是故能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齷其所患斤人酒
肉以尊高年而賣饕餮之家所患不得利耳今也
十饕餮而饋五饕餮則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
而整其為利之心以享賓夫饕餮者特為食羨
之貨多餘之贏以飲食之故而求刀錐之利其
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後見我若使萬
乘之君身勞乎國知以盡乎事倦勤若使其見
我及將委國而授之政以事一不副其求將若
之何吾是以將以汝為保保謂師保曰善哉汝之
處已若以人將以汝為保保謂師保曰善哉汝之
雖君喜之而實寓不足之意於其中未幾而戶
外之履滿則保之者果若是其重也於伯魯
省之其家住杖交頤立而有所病督人曰已矣言汝
走而迎之求言以藥其病病督人曰已矣言汝
聞我之言退自微省則又深自晦味今汝能使
人保汝矣而汝難汝為用保為哉夫大道以無心
使人保汝矣而汝難汝為用保為哉夫大道以無心

鄭人一節

節註 呻吟吟咏之謂祇道也程

緩弟名緩然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楚謂已既死而化弟謂已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頓已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之至故為秋栢之實夫造物以

自然為常感人而至於豫出大是異事豫出即孟子所謂伯者之民驩虞如也之意且有心之感搖尔本才甚無謂也本才從云本性本無生而有感而出豫何謂乎道哉且心相告游者皆淺見之人莫有以大道之言為人毒我昔告者告讀曰鵠波所小言聆之為人毒我昔所謂人將保汝蓋蔽之也而子莫竟莫悟矣則惡復有亦汝相誰仰者哉既又教之凡天下之以巧知名者其心皆有憂勞不若自居下元能者雖無所求食而心常有憂勞不若自居下元能者是以致而遊遊者也若不虛而稱遊遊有能而怒之者矣憂勞暗應任事效功求食暗應饋餐數句皆韻句可讀蓋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辨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為墨者予也墨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

資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波故使波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祇音支梓音卒

林慮齋云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

九里以比喻其澤及人之遠也以其餘資使其

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為儒而弟翟為墨學既不

同遂有辨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

失其倫也穿井所以通泉吟咏所以

通性无泉則无所
穿无性則無所味
世皆忘其泉性之
自然徒識穿味之
末功因欲矜而有
之不亦妄乎况緩
之謬以為孝父故
能任其自尔而故
無為乎其間也仍
自然之能以為已
功者逃天者也故
刑戮及之

呂註

緩自為儒而
使弟為墨以

至相身辨其父助
翟而緩自殺皆其
人為已若緩之所
以為儒翟之所以
為墨則其入之天
也論其人則父子
兄弟不一其身儒
墨不同其業論其
人之天則一而已
其父之所夢者乃
緩之天緩之天即
其弟之天而緩不
自緩矣言彼之為
墨天實使之良者
段之於性非孝所
能亦天而已謂其
弟為而子自謂已
之天為良則忘其
父子兄弟之辭孝
儒而儒孝墨而墨
身緩之為相實乃
其所以報省天使

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為墨者
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
栢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垠冢
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
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為
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
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為應而以其人之所
得於天者為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
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
波上波字造物也下波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
緩也以已為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
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
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為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
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粹相爭扭也齊人飲
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哉
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
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
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以下四篇安
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為不可知而况得道
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

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入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為有以異于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為可不悲哉此存齊人以井為已而至於相梓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况有道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

○聖人一節

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所安相與異所以為衆人也

呂註 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一節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有道有德為分別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

於造物也○陸方壺云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

傷術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言其利澤及人之

遠也又以其季自相雄長而父溺愛少子從而

助之十年而緩以不勝其弟自殺見夢于父曰

使而子為墨者誰乎我教之也我存季子亦有

思矣而父局崇視我之墓乎我之墓木垂一為

有秋栢之實矣蓋緩嘗自待其有恩而無報者

以為父亦莊子則以造化之理而論天之報人

也力不報于人之力而報於天也天謂波性分中帶

謂有以一段熏習之氣故為墨而墨成伏語所

之報也固貪之以為功以為己之彰其報也而

於他人之非飲水者自相梓成彼者存生波者等耶

衆人之不自斬也而人固壽之以為己私何示

弗廣耶今之人凡有我相而市私恩者皆緩之

徒也夫至人無息上德不德有德者尚不自知

也而况有道者耶不務道德而務施報貪天之

功以為己力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者成也天

刑謂天之成理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林孺齋云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故聖人安其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則不遁天之刑矣小人反是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節註 知雖活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已矣

呂註 分此無為謂所以云狂屈似之知方黃帝終不近也

朱評一節

節註 事在於遠無貴遠功

呂註 龍之為物其變化有似乎聖人者則絕存之謂單千金之家空其所有也无所用其巧則亦无所事於絕棄美以之謂天之全者也

聖人一節

呂註 兵莫憐乎志鎮錘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為不得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林肅齋云 勿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

於忘言則與天為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

離於人為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矣

之即也性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陸

方壺云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之亦易而勿言

為難蓋言則涉于有心非默而成之者矣故知

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不言之一人而已古之

人天而不人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評音單

林肅齋云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

而無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

有所施也陸方壺云龍之為物神異變化本

費三年之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寓言道不可

李之至於有伎倆則終無所用矣惜今之李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

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林肅齋云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為必

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

之事而自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

志之所傷故死兵
衆人反以故多兵
順於兵而行有求
有恃之而亡者矣

節註道者無為之
朴也兵者有

為之器也聖人體
道死為而順物情
所以無兵而已矣
故曰聖人以必不
必故無兵衆人亡
道有為而逆物情
所以多兵而已矣
故曰衆人以必不
必之故多兵多兵
則順兵而外求也
故曰順於兵故行
不謂已而用之地
豈務樂用而恃之
與恃之則固難以
存也故曰兵也恃
之則亡

示夫之節

節註苞苴以遺竿
續以問道問

之具小知所徇也
昏於小務所游者
淺而欲兼濟道物
經唐涉遠志大神
救形為之累則迷
惑而失致矣是以
至人泊然无為而
任其天行也為知
所得者細任性大

故舉其夫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

於世者常存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

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

於忘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云陸方壺

兵起于爭而人心之爭起於必期必也一有期

必之心而人或不足以副之則相充相責而爭

端自此起矣爭之大則至于兵故聖人以必不

必故无兵必而不必者謂知其理勢之必然而

侯以不然待之如小之事大弱之強其必然而

者當得如然而聖人以不必待之故雖或見忤

嘗與之相忘于無事而無兵衆人反是故順于

兵之道則行而有求矣求即必之之意也以取

必而行有求之道几何而不恃兵而亡乎以取

世諦論者也若以道法而言聖人以必不德

德而行無為之事者也中人以必不德

則謂之不恃已而用之終不可恃也故恃之者亡

聖人不恃已而用之終不可恃也故恃之者亡

是讀老子子註疏以解為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救精神乎蹇淺而

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

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

其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

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林肅齋云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

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救其精神以

此為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

寧而至也

呂註 小夫之知不

則其微精神乎塞
淺而欲兼濟道物
太一形虛非其任
也所以迷惑於
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則不能太一形
虛矣唯聖人歸精
神乎無始而耳冥
乎無何有之鄉至
其動也水流乎無
形發世乎太清乃
所以兼濟道物太
一形虛者也夫心
之為物莫知其知
亦大矣而其知不
離乎有首竿牘之
間以其知在毫毛
而不知大寧為可
悲也

江註 太一形虛存
尋常言太一

太初者不同其句
法是兼濟對太一
道物對形虛兼濟
乎道身物太一乎
形身虛狹言盡均
平之耳形累不知
太初者為形所累
不知有太初也其
真即離眠水流乎
無形發世乎太清
言至人如水之無
心知在毫毛小知

增補百華經三言

之始無形之效豈可得邪形虛即無形也其所
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
不知益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
也唯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
乎無為之地其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
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
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
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
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
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為之上嘆其見小也

○陸方壺云苞首以禮物相遺饋者也竿牘以
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倍往來之常套小夫之
知不出乎此乃其精神乎塞淺而欲兼濟乎道
物也太一形虛存尋常言太一則無有苞首竿
牘之無情苞首竿牘欲以奚為所以孝道之人
損之又損常思一念不起萬緣皆空然後始合
於太乙之虛若波之惺惺來徒迷惑乎宇宙
之間為形所累耳而豈知太初之無有耶太初
即太乙也波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耳冥乎
無何有之鄉其應物也則如水之流乎無形世
乎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有也若以悲哉汝
而不留物矣而能化至人之所為毫毛即塞淺
之意大寧者未始有物之初也以此苞首竿牘
四字說盡世情欲孝道者斷緣
簡事莫以為先以道初閱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性也得車數

也

誠音國

○宋人一節

呂註

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江註

槁項者項枯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鹹然瘞亦癰類

○魯哀一節

節註

汲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于万世令飾競於仁義而彫屈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

窮罔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

也一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

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瘡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舐其痔耶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林庸齋云

困窘織屨言負匱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槁項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瘞亦癰類也癰瘞在上舐瘞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瘞而得車言其污辱不足

貴也蕭條困窘於織屨之業也槁其項者項無餘肉而枯瘦也黃其馘者耳無潤澤而黃薄也

商自狀其昔之困也如以而今之所待者自驕志則陋矣故莊子因而鄙之破癰潰瘡為

中治後而舐之則治愈下矣治愈下則事愈難

故得車多今也得車之多倍徒於舐創之醫是

又所治者愈下故所待者愈多也子之所舐豈

其痔耶益以匹大而遊說萬乘之君自非有以

大悅其心則不可以得志而欲大悅其心非阿諛逢迎不可也孟子謂之妾婦莊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瘞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

謂後世從事飾益

非任真也從事華

辭以支為音言將

今後世之從事者

無實而意趣橫出

者也後世人君將

慕仲尼之遐軌而

遂恣性自矯偽以

臨民上下相習遂

不自知也今以上

民則後世百姓非

直外形役之而已

乃以心神受而用

之不復自得于体

中也彼百姓也女

哀公也彼方女各

自有所自相效則

夫真狀即今之見

非所以養已誤而

可言正不可也為

後世慮明不謂當

時也治之則偽故

聖人不治布而識

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
 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
 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
 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
 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林肅齋云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為邦之幹貞幹
 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坂
 危也殆亦危也殆以坂乎危之之甚也畫采色
 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
 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為音謂其所主之
 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
 知不信者自不知其不忍實也受乎心者其心
 着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
 何足以上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
 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與
 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况
 誤於汝誤而可有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
 中之民皆離真頁而享詐偽非所以教民也視
 教示之也若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民

曾南有章經三主

二十卷推為

十一

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註

易以貞為事

動貞夫一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故一所以為貞幹為天下國家者倘不如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為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如鶴之不自浴而白有聖知為之累則是飾羽而盈也羽者天質自然盈者人為之巧使從事華詞以大為小名實微

則皆強為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休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為民也伊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身人者以其中无主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身抑予自願養每唯絕李而心春者以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焉笑李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

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又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胸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波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之言有造化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

句也離離也美為飾也支為旨以矯飾之言為美也忍性狃云矯性視狃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其率蓋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窠曰矣夫伊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身人者以其中无主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身抑予自願養每唯絕李而心春者以所以致一也徒欲以聖人為貞幹誤而可矣非所以為正焉笑李偽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不忘之

曾南有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退反速者故有若渴若熱之喻人之不可知者如此故君子使之遠以觀其欺否使之近以觀其慢否理之煩劇以觀其能否則之倉卒以觀其知否則急易至於失信故急易之期以觀其信臨財易至於私已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臨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之以危而觀其節中酒易至於失度故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居易至於嗜慢故雜舟之處而觀其色九微倫而不肖之情得矣蓋小人之情性無常矜持於此者或發露於彼故以九微盡之而九微之德不外於五常而已寧有他哉

○正考父節

節註

詭敢不執言不敢以不執之事侮之也而夫謂凡夫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也有心為德非

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羨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羨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劇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又遲故率然問之觀其知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使人昏昧故醉以酒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感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所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俱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之言可知在子非不敬子路也○郭子玄云險於山川至去蒙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途亦可知也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詭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詭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

事也有心為德非

事也有心為德非

事也有心為德非

直德也直德者忽
然自得而不知所
以得也率心為德
徒之可耳役心於
眉睫之間則偽已
其矣乃欲探射幽
隱以深為事則心
與事俱敗矣此言
也夫自是而非彼
則攻之者非一故
為凶首若中無自
好之情則恣万物
之所是所非各不
自失而天下皆思
奉之矣窮謂窮於
受役天下未嘗窮
於所短而常以所
長自困緣循伏物

能辨者也困畏
怯弱者也此三者
既不以事見任乃
將接佐之故必達
也智慧外通言通
外則以無涯傷其
內也勇動多怨言
怯而靜乃厚其身
也仁義者天下皆
望其愛、則有不
周矣故多責愧然
大悟解之貌肖釋
散也隨者然然舟
化俱也遭者每在
節上住乃悟也

江註

正考父孔子
十世祖也事
見春秋傳而夫指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
窮有八壺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
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俠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効
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肖達
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林肅齋云

偃背曲也倮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
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墻而走不敢當正路
而行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法執法
也而夫者疲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也車上僂
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矯其宗族呼叔伯之名
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
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
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我與唐堯許由合而
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
之也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
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
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慮後之意喻如心又
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
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擾、不復知

見春秋傳而夫指

乘車而軒儻也名

諸父呼諸父之名

也唐許陶唐時許

由也許由讓天下

而弗受豈以爵余

自驕孰怗誰能如

之也耳目鼻口心

五者之欲皆凶德

而心主其中心之

欲尤為凶德之首

凡自好而嘗人之

不為我所為者即

是凶德美稱長大

為一壯麗勇敢為

一知襄子美鬚長

大則貧射御及力

則貧亦是二事并

以是另以申言旁

有八盡也緣循者

順其自然偃伏者

偃仰自在困畏不

若人者困抑畏怯

自知於不如人三

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

也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目

鼻口之害不知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

自好言哉有所能也叱訾也誚也以我之能而

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經云不

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慧云切不得道我會也不

會便是此意窮有八盡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

達有三必言憊然不足者有時而又達美貌美

也鬚有鬚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

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盡言

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

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伏隨倒隨起之意

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

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

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

中有此六個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

也外通者以其知慧用于外而求達也勇敢一

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

必多憂責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倜然自

高達知一府也達眾人之智見又每事而消詳

北齊南齊三書

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遇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外也

呂註 正考父至詠 協唐許言器

度大小有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野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

之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為大在已者為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已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狃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用

命字紬繆兩句此亦文法也

士也二命大夫三命卿也曲背曰佞曲腰曰倭

身伏曰俯循墻而走言不敢當也夫其爵愈高而心愈下考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為道也

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其德協之唐許

伊如於唐堯許由皆以讓為德者呂鉅驕矜之

貌諸父之言也道者無為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

有心為之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

必然而為其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而欲從事

而施豎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李道之人墮其

支體黜其聰明常使渾渾沌沌復歸於朴復歸

於嬰兒而後身道相應否則以有曠失之者折

又多矣凶德有五眼耳鼻舌意識也中德為不

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訾其所以不為德者

為者近道而有缺者好者為伎倆也以其是德有

心而心有曉者盡者究而有言辭則瀟灑有長而

魁偉氣不委靡曰壯口有微辭曰灑灑有長而

曰勇膽有决斷曰壯口有微辭曰灑灑有長而

物為人故達天命

造物所為吾身造知肖之而已命者

者隨之而不去知
窮達在天而不在
我故達小命者遭
之而不辭也

○人有一節

節註 夫取富貴者
必順乎民望
也若挾持說乘天
衝以嬰人主之心
者明君之所不受
也故知有所善必
有所試於斯不

力夫之望者以三
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之也

呂註 世之冒險探
嘗以微罷名
幸而不籍者皆探
珠之類也此乃至
人之所為而表之
彼用以驕稱人不
亦謬乎

之所謂達者又皆以三等人也知慧一府也知
慧則多外通勇動一府也勇動則取怨憤仁義
一府也仁義則多責任達生一府也達生之情
則造於實際愧然而大解矣此一府家為上乘
達知一府也達於知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
達命一府也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曰吾遭
之益遭則侯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又達
命之上乘也或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
也命則天也而氣
數行乎其中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
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林鬲齋云驕稱者驕矜而有狹拊莊子之意也
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
為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益喻
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
則又遭誅戮矣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子謂見莊子而驕如有稚子之色者緯蕭以織
常為業者子尚奚微言又為驪龍所攫無有遺
類也取石鍛之碎其珠也蓋珠有光彩為龍所
覓則其禍不則以此今之阿諛苟容取竊權勢

或聘一節

呂註 莊子入於不
死不生嘗以

死為南面王樂則
太廟犧牲非所畏
也而倍方危身傷
生以蹈利故其制
行如此

莊子一節

部註 以一家之平
平萬物未若

任萬物之自平
數應也

之所見應之則必有
不合矣夫執其所
見受使多矣安能
使物狀惟任神然
後亂至順故無往
而不應也明之所
及不遠於形影至
順則无遠近幽深
皆各自得故用發
於彼而功藏于物
者待其所見執其
自是雖欲入其其
功外也

呂註 得天地万物
之所一而同

焉以為體則其生
也備物以將形其

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一有悔
悟則以輩整粉矣蓋危之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此段林陸二氏皆云與前篇龜喻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
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
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其偏也以不平平

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又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林慮齋云此意蓋訛當時厚葬之人守為鳶而
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其達理者未易
及也夫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
不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
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
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
不徵徵驗也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

死也以此為濟送
 非虛言也彼患焉
 為螻蟻之食則不
 免予奪之偏唯無
 心則無所予奪於
 以平之則平之至
 於以徵之則徵之
 至苟有心則不無
 取舍失其常心是
 為至不徵不平也
 歆以平之則其平
 也不平歆以徵之
 則其徵也不徵狝
 之水也莫動則平
 大匠取法准其平
 也故以平之則平
 唯其徵也故以徵
 之則徵凡今知所
 以為神也明唯為
 之使而神則徵之
 此明之所以不勝
 神也而愚者莫知
 所謂神特其所
 見以入於人則用
 功于外安能反其
 性命之情哉

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為有心也明者之自累
 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
 神言人之有為不能勝無為也愚者恃其私見
 而入於人為每求功于外不亦悲乎
 下大患為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有死有生則有
 欣厭然欣之不可番厭之不可避妄生貪著無
 益也古之至人知其幻妄不常是以等身世為
 逆旅視死生如旦暮夢幻泡影石火電光種
 譬喻不一而足非故入解其天毀墮其天
 時處順利害不干於心而以此開不徹則出
 出之法所當講者莫先於此矣圓竟經云
 有碍礙則一當講者莫先於此矣圓竟經云
 滅生故非幻不滅宗鏡云絕後再甦一物了
 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鬼神之情狀
 不為鳥為何踈踈矇矇何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
 則鳥衣薪莖野不壽不封古人之見高也後世
 此不可不迂儒道之達者言也夫君子之立教
 也易其心而後語不乎之言不也夫君子之立教
 平人則其平也終若以不平之言不也夫君子之立教
 無徵之言不也終若以不平之言不也夫君子之立教
 於不徵之言不也終若以不平之言不也夫君子之立教
 稽則非不取信若我之厄言不可其徵也終
 倪則非不取信若我之厄言不可其徵也終
 誰為之使耶無亦神者微之乎神則天性自然
 之靈竟有不可無以神者微之乎神則天性自然
 勝神也父矣而愚者頓毫知其所見以外為功不
 亦悲乎外謂已之乾慧點識蓋指一時談說之
 士如惠施公孫龍之徒日以辨牙天下持者
 其言既不平而理復無徵獨謂之明可乎莊子
 條埋讀一段分明稟括全經後篇復為自叙甚有
 不得草草

增補南華經三言

各一人耳所言
之異也仁義禮樂
又四名之粗迹而
賢人君子之所服
膺也其名法參稽
以下民之理也民
理既然故聖表不
逆古之人即向之
四名也本數明故
末不離无乎不在
所以為備也其在
數度而可明者雖
多有之已疏外也
卸譽縉紳能明其
迹耳豈所以迹哉
六經既散百家之
李皆道古人之陳
迹耳尚復不能常
而無效故也聖
賢不明其迹又未
易明也道德不一
百家穿鑿也天下
多得一各信偏見
而不能都萃也夫
聖人統百姓之大
情而因為之制故
百姓寄情於所統
而自忘其好惡故
與一世而得淡漠
焉亂則反之人心
其近好家用典法
故國異政家殊俗
也所長不同不得
常用不諛不徧故
未足備任也各用
其一曲故析判天
地万物之理全人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夫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
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
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諛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
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

百一十

卷之六

百一十

難遇故闇鬱聖正之道大体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裂分离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离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呂註

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施之有為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哉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

神明則主之所成明出則主之所成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体大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寓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至人則全天体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变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董狐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王也由聖人而上为天同由聖人而下

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姓性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林庸齋云

莊子於末篇序言古今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為天下裂分明是个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卸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

王東坡云莊子未嘗說夫子亦看得出方術者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也兆

身人同者也以法
為分而不可犯以
名為表而不可亂
以操為驗而不可
欺以稽為決而不可
惑必皆有數存
焉數多者位高而
用大數少者居下
而治小百官相齒
以此而上則聖
之所生下則主之
所成无不倫者故
能配神明醇天地
育萬物和天下明
本數而不疑係末
度而不失其道不
為六合所拘其運
無乎不在古之道
精者數不能計
度不能度不可以
書言傳也明在數
度者有司出其法
國史記其迹其在
詩書禮樂者知魯
之士多能明之自
詩以道志至春秋
以道名分皆古之
道術明而在數度
者先王以其數施
於有政散於天下
故百家時稱道之
亦不出於古道術
之外天下有道聖
賢明而道德一孝
者得見其全不為
奇方異術之所蔽
及其亂也天下多

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
薰然慈仁以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
法為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為表以操為驗
以稽為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
二三四言織悉歷々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
有序也以事為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
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
類是也老弱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又先斯四
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
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
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
六通四辟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
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
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
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
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
縉紳先生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
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事便有悞亂臣賊子

角月有匡匡匡匡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四

得其一端察焉以
自好雖各有所長
而不諛不徇一曲
之士而已天地有
大美而判之万物
有成理而析之以
古人之全而察之
彼百家者寡能備
天地之美稱神明
之容是故聖王之
道闇而不明人各
為其所欲為道術
裂矣

評註

以天為宗以
德為本以道

為門總說天人神
人至人也以仁為
恩以義為理以禮
為行以樂為和說
聖人也其數一二
三四逐一逐一計
分曉也相齒相列
也其事為常者各
治其職事也以衣
食為主者務農桑
也蕃息者雞豚狗
彘之畜藏蓄者倉
廩府庫之積老弱
孤寡為意者以老
弱孤寡為念也民
之理者治民之道
也以上說君子自
天入至君子摠括
古之道術矣下
文却嘆古今之異
稱而道之以上說
古之道術伏希神

之意其數散于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
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為百家亦時有稱
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
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
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
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
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
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鼻不能
味口不能嗅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
譬喻百家眾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
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為一徧一曲之士而
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
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
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
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全體
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
欲而自為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
反又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
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

百篇百卷

卷之二十一

五

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包括

在中天下大亂以

下說后世之方術

一察者只見得一

偏天下之人多是

執一偏之見以自

喜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知而不能相

通百家眾技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而

徇於一偏者正如

以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

稱神明之容者規

古人全處則一偏

之士少能備天地

之美稱神明之容

術也悲夫以下皆

傷嘆之辭

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為天

下裂此一句結得盡有力

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各為其所

又且各以為至故列而叙之

即所謂道也神由降明

本性降衷于天者具有靈

生聖即內聖之德也王有

也言神明德業皆出于原

天為宗者所謂未始有始

無為宗者所謂未始有始

感天地能貫金石如鬼神

者故謂之曰神人矣

至人以無為宗以有德為

謂以無為宗以有德為

能齊之者非聖而何故謂

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

過於以法為分以名別

稽之數則一二三四

乎有定秩而不越庶事

紀而為之蕃大抵民之

老弱者寡之又使皆有

和也古之人其倫子故

於本數澤及百姓所謂

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

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

者則先王經世之迹摺

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

為眾技亦一時有為

時或稱道而自天下

既降而道不一百家

眾技之流多得一察

力

馬

魯南有經三言

馬

不侈一節

勤儉則瘁故
不暉也矯厲

也勤儉則才有餘
而急有侈大過大
順不復度眾所能
也物不足則閉令
百姓勤儉有餘故
以為聞者非也不

自以為是則欲令
萬物皆同乎已故
博而不異不身先
王同者先王則恣
其群異然後同焉
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毀古禮樂熾
其侈靡物皆以任
力稱情為愛今以
勤儉為法而為之
太過雖欲曉天下
更非所以為愛也
未敗墨道但非道
德雖獨成墨而不
類万物之情故曰
是果類乎蔽无潤
也不可為聖人之
道者言聖道悅以
使民之得性之所

以自好一察狻云偏見小知自好自愛自媚也
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雖然不
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以故判天地之美析万物
之理察古人之全則能備焉者寡矣應上古
之人其備乎因是內聖外王之直暗而不明鬱
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自以為方往
而不反遂使后世幸者不幸不幸不見天地之
人之大体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段乃叙文
之冒頭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数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
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
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
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

樂則悅，則天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身物俱往，故禹于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其禹之勞形而未覩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為盡謂自苦為盡，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各守所見，則所在死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舛別也。巨子者，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為其後世欲係巨子之業也。意在所以為是為之大，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亂之上。任重適性上也。今墨之為治，治之下為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教人求之，不得非充輩也。枯槁不舍，所以為真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

呂註 先王之治至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于方物，不暉於度數，非其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兩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盡。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林庸齋云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之飾為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為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驕世

常然也以繩墨有
矯所以備世急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
夫道所以体常而
尽变墨子特見其
備世之急遂以為
常所謂得一察焉
以自好非可与人
同也自作為非樂
至博不異皆為之
太過已之大循者
也先聖禮樂有節
喪葬有儀今乃生
不歌必不服不同
先王毀古禮樂儉
薄如此非特不愛
人亦不愛已矣墨
子本以泛愛兼利
之以約失之者鮮
則未敗墨子之道
也哀樂人所不免
先聖為之節文墨
子使之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是果人
情乎生勤死薄使
人憂悲古之道術
雖有在於是而墨
子為之太過不可
謂聖人之道已雖
能任柰天下不堪
伊其去王道遠矣
昔禹遭洪水其勞
至於如叟所謂備
世之急者墨子以
為常然則非也夫
勤勞備世之意則

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
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為急故至於紛爭
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
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
之故曰聞其風而悅之唯其喜之遂至於為之
太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過過甚故
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過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為非樂節用之書欲
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
也無殯歛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泥愛兼
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為非以不怒為
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為博而主於
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
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
古昔以來自賈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
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為式而不用椁節用也
以此教人大儉吾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
愛人之道也不愛人者言自吾也末敗者言墨
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
以歌為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為非不能

百有月惟

卷之二十一

九

是為之太過天下
不堪其行則非將
使後世孝者自苦
以相進而已夫勤
儉固難為而墨子
優為之真天下之
好求之不可得可
謂才士也夫

方註不侈於後世
不開後世以

奢侈也不靡於萬
物不以外物為罪
麗也不暉於數度
不以禮樂度數為
暉耀也以絕墨自
飾也後世之急飾
其急務而不為不
切之事也古之道
術固有如此者而
墨翟之徒乃抑喜
其說為之太過所
以繩墨自矯者蓋
其過甚也已之大
順所以不侈不靡
不暉者蓋其隨順
也作為非樂言所
作為皆非可樂之
事也不異不舟先
王同不異於眾人
而亦舟先王之道
不同也教人以薄
恐非所以愛人然
他却自行以薄固
未嘗愛已是以人

增補有筆經三

無樂而以樂為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
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
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穀猶言太朴也其行難
為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
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
也雖一人独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
心則非可以為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
大川也支川禹疏鑿而為之也橐盛土器也耜
握土之具也九音鳩言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
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
人乎跋與履同躋與僑同木曰筏草曰藪服用
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
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後學者眾也苦獲已
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
書者而其譎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
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觴
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辨之事也以觴偶不
忤之辭相為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徒言上足
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
得法之大者以為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為

二十一卷雜論

無非之者不至敗
墨道雖然以下是
莊子評品之詞當
歌而不歌當哭而
不哭當樂而不樂
豈近人情乎蔽利
也去王前也遠言
不存先王同也索
棺以盛衣食之器
九如桓公九合諸
侯之九讀如糾
雖者糾合錯雜天
下之川使之脉格
貫穿而注於海也
跛驕為服事也
相里名勤人名
五侯之使五等諸
侯左傳所謂五侯
九伯也

子狹言大人擇其
黨之巨者為聖人
尸主也皆願之以
為主其得為後世
傳道之派然而人
或信或否至今其
論不能定亂之上
治之下亂多而治
少也直天下之好
好為治者也

荀子有言墨子

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後
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狹
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
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
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為自吾之事款以此治
天下未見其治况先能召禍也故曰亂之上也
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
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
也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
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
楊墨兼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
楊氏者以其學不足比數也陸方壺云夫道
下之人則徂於所見於是流而為方術之衆多
以故不一時之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
餘而淡泊為宗以儉嗇為室於是墨翟禽滑釐
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已過抑之也順
用在於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
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
書立教使人無燕會而不歌歿者裸葬而無
服泛愛兼利而非聞爭其為道也古先王之
也禮樂者而與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武
王未始不用樂而行喪禮而墨子則曰自天子
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
行固不愛已墨子之道如非哭樂而非樂已非
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

荀子有言墨子

荀子有言墨子

不累一節

部註 伎逆也畢兄
而止不敢望

有餘也華山上下
均平別有万物不
欲令相犯錯也強
以其道脈令合調
令和二子請得若
此者立以為物主
也見侮不辱以活
民為急也救聞寢
兵所謂脈調也雖

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動其死也薄其道大
 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
 之道不順於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
 子道能遠矣王道者平易近道不通于天下
 又自托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
 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橐橐躬親其勞甚於
 天下之川沐甚風御疾兩動苦之甚於其下
 胥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以袞為衣
 乎故其教意使后世之為墨者皆以袞為衣
 跂道為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者皆以袞
 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身而相聖者若獲
 已藹其說各不為俱各通墨而相聖者若獲
 又乃其說各不為俱各通墨而相聖者若獲
 不乃其說各不為俱各通墨而相聖者若獲
 世言人人皆頌其德以之為一也冀得為其
 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之蓋者以無暇
 矯佛真性雖然而已足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宗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盡其枯槁而不能
 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能
 其亦可謂豪傑之上也而卒深予之也
 也夫蓋始者抑之而卒深予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
 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
 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
 脈合權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

增補百華經三言

增補百華經三言

天下不取強聒而
不舍詭調之理然
也見厭強見所謂
不辱也不因其自
仇而強對之則其
功太重也固置五
升之飯斯明自為
太少也我必得活
哉謂民亦當根已
也而傲揮斥焉大
之貌不為苛察務
寬恕也不以身假
物及自出其力也
無益於天下者已
之所以為救世之
士也其行造至是
而止未詭經塵涉
曠也

呂註

不為借所累
不求飾於物
推誠以及人在醜
而不爭師人安泰
而不求餘其心有
不然則以為妬而
洗之是以以白心
也夫物之紛爭由
於交侵而苛急別
而宥之乃所以息
紛爭而頭安寧之
道心之為物无所
不容則宜無所爭
也二子語其容而
行之以肺合次以
調海內是謂心之
行敬置之為主推

音甫南齊江一主

辱救民之闢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
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
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饒不忘天下日夜不
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
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
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造至是而止韻

林肅齋云不累於借去其世俗之累也不飾於

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收於眾不拂人情也以
人人得其生為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
而已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
學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
為別寬閑而自安為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
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
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
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肺之意而合人之歡以
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人以為其教

二十一卷雜論天下

一十一

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此所謂調肺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為人太多為已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又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又得活不以飢死為憂其行遠至是而止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經言 石心暴白其下均平作冠象之故曰華山之冠別宥別善惡宥不及也說心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爭之侯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肺者熱也舊本作日傍者誤言心之用以烹飪舟人合炊使之次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款斯人立其心以為之主也自言日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飢

主謂民好鬪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為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舍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又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其為人之意太多言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說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與弟子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為此盡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常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爾自今哂便是此傲字其說又曰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不當有爾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為亦不知已也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汨寡淺減削情

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及求活活民爭執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尽心者其其李有大小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缺足矣言亦無大小高深之象也

歌也其李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

意僅如是而已造猶僅也倍不陸方壺云不累於

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倍不奇謂無求於人

不忤謂無害于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於人

者益道以損己利人為事以故宋鉞尹文之徒

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均平

其冠象之庸以自表其凌物也語心之容別

宥者分則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別

形容此心之廣大則曰心之行以語心之容別

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必置之

為主君是戰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困禁攻寢兵

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天下

不取侯然強睡而不舍也故曰上見厭而強

見當時物強睡亦有不足於二子者故引其言曰

精之固置五升之飯以救民之困禁攻寢兵

求於世者而後不志所以自貶若以者乎曰我豈又

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貶若以者乎曰我豈又

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肆者也圖傲二字

頗奇圖謀也傲者矯義其說又曰君子不為苛

察苛察則非別宥矣不以身假物假物則非不

技不求矣以其已也其學之大者則外之欲其精

攻而寢兵內之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

粗不能備率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

內外二篇是宋鉞尹文之學術也

公而一節

決然無主各

自任也物得

所趣故一而不兩

選則不備都州乃

周也教則不至任

其性乃至也冷汰

欲听放也其知力

淺不知任其自決

故薄之而又隣傷

為誤課無任言不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姓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百南河在卷三

卷三

五

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質也非大聖者欲壞其迹使物不殉也法家雖妙法有推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之每非前之每後暗自恣性苟免當時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曳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言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每故猶天之理故愚知如宜貴賤當位質不肖褒情而曰无用也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譏髀無任而咲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斲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注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咲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旣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瞽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窳音聞
旣音軌

曾補有華三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呂註

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

故身物為一不傾不謀身物俱性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子所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道大而有所不能則知万物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偏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无遺矣是故慎到弃知法而緣於不得已於者清其濁汰者去

道以道為止於以蓋不知智身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為道理以為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乃所以全也慎到德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誤課不定後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貧聖所以弃知去已也推拍既斷連下三句

增補南齊書卷之三

竹扇齋云不黨言無私也易坦夷也决去私意

而無所偏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决擇眼界平也與之俱性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也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辨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季自有此語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决不能周備以此

為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可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為也冷汰脫洒也冷然而踈沃於物無拘碍也以為道理者以物、無碍為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誤課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波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高賢為聖之學又尚徐行波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為非

增補南齊書卷之三

增補南齊書卷之三

則冷淡於物之謂
推拍隸治之既斷
破絕之宛轉則身
之俱往故忘智慮
前不熱然而已推
曳而後動若風羽
之旋磨石之逐則
其動非我也若無
知之物而已故無
建已用知之志動
靜不寓於理是以
無嘗無過慎到以
是為道理夫唯塊
下失道蓋知絕聖
弃知之說而絕弃
之乃所以為聖知
也則奚以異於成
人之理豪傑所以
味之而特怪於天
下固辨乎於動象
得不教焉以其教
則不至也言古人
至於莫之是非而
已其風或然意可
而言亦幾乎未始
有是非而知者不
言之說至於所為
身人反而欲以不
聚人觀則不免於
既斷而已夫道未
始有物也故以空
虛不毀方物為實
奚以常友人而以
推拍統斷為式其
所謂道非道而所
是未免於非以其
滯於無知之域耳
三子雖非知道擊

推拍鯨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畧無圭
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為
意不以知慮為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無思筭
也魏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
而後注者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
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
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
然而不為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也其學如此
者伊也蓋曰物唯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
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故
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
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已是以
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
但能看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
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
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狻歿人也適得
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蚩見訝于世也得教
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
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
以無是非為主窳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

留道為推拍隸治

推拍鯨斷皆無圭角

三子雖非知道擊

嘗有聞者若墨翟
滑里宋鉞尹文非
唯不知道又未嘗
有聞也道本出於
性命之情而其真
以治身今墨翟滑
厘制行率維於天
下至於人是不愛
則喪本失真為甚
故論道術為天下
裂而先及之次以
宋尹則為知道田
慎則知而近之由
粗以及精也

陳註

易平坦也決
然無主者遇
事決然行之而不
趨不生兩意如作
一事又別生一意
便是有心矣有所
選擇則不周徧以
之為教則有不
准歸之道則先有
遺矣冷者清冷之
意汰者洗滌之意
冷淡於物徒言過
事脫洒也知不知
者雖知只作不知
薄劣鄰皆略也若
略知則又有略傷
彭蒙田駢慎到惠
施斲折皆齊宣王
時人居稷下其李
本黃老見尹文子
及荀子謔恐耻也

風之戩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
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
故為一偏之說不免於強求無圭角而已既斷
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
故不免於庶人之非咲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此莊子斷一句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
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甚奇特陸

方壺云大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
趣物而不兩決然而無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
東决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身物同趣不
立人我故云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身物同趣不
無擇而身之俱往蓋道有虧然而太公物未而
高物者大小一如不遠分別也其言曰天能覆
之不能載之天地方道皆有所不能覆之不能
能辨之言天地方道皆有所不能覆之不能
者亦道中之其一物耳寧無所不能覆之不能
吾人則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
物若撰而擇之則天者物之各具不徧者矣故曰
不待於教若待教而後教則至者物之各具不
所不及者矣故曰教則至者物之各具不徧者矣
則無不徧而未有遺矣故曰教則至者物之各具
而去已私緣於不至之患矣故曰教則至者物之
無所不徧而未有遺矣故曰教則至者物之各具
自以數句頗難解細玩則知正見棄知曰物零然
一鑿則傷而混沌死矣故曰發之後鑿而鄰於傷
為知者非天也謬課縱脫皆無知無能

論衡卷之三

論衡卷之三

廿九

此有自理...

獨行也無任無
行事任也縱脫無
行機事脫畧不事
行檢也惟以拍之
無競也風還羽旋
有宛轉之意磨遜
亦宛轉而出也彼
以塊然無知則不
失道矣豪傑却相
身快慎到所為以
為以非生人之行
乃或人之理徒怪
訝而已田駢亦然
亦如慎到也彭蒙
者田駢之師田駢
李於彭蒙而得不
言之教蓋彭蒙之
師固曰古之道人

至矣吳之是貴之
非而已其風闕然
不可得而規又仲
可得而言執是以
彭蒙亦无言但見
田駢常自彭蒙之
家而反父之人不
復聚現而不免三
兩入知魚隊之斷
續而未言雖不驚
悚人終不免有人
識之也

以本一節

有精為不足
有餘也無有伊所
能建之之以常無
有明有物之自建

之貌推柏輓斷注云刑截者所用之物
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于用也
世皆有是非而彼獨舍之卒世皆師智慮而彼
獨奔之卒世皆有軒輕而彼不知先言無他
已矣魏然兀然而後注者不待已矣者言無
也推而後行曳而後注者不待已矣者言無
若風若羽若磨石之自全于世而無非動靜
也無罪伊者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非動靜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害於人無害
人則人亦不待以通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
也故波之言常曰至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
用賢聖為哉夫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塊然
道波豪傑者自負其連巴之牙故相與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於人而駢李於
塊非死而伊適得怪焉耳田駢亦然田駢李於
彭蒙得而教焉不教謂不待教訓而即與之相
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哉然而已矣焉

人反故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斷
字之誤也不見觀徒言不取則也
未免宛轉透就故所言雖是而未免於世人之
非愈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然乎其嘗有聞
者也蓋世人雖以為非而莊子徒有取焉者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
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功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

曾補有...

卷之...

也自天地以及群
物皆各有得而不
兼他飾非主之以
太一和正已無居
者物來則應之而
不藏故功隨物去
也形物自著者不
自是而委万物故
物形各自彰者也
其德若狗者常無
情也得焉者失言
常全者不知所得
也物各自守其分
則靜然而已無維
白也夫維白者非
尚勝自顯邪尚勝
自顯豈非逐知過
分以殆其生邪故
古人不隨無涯之

知中其分內而已
故其性全其性全
然後能及天下能
及天下然後歸之
如鷄谷也不存方
物爭鋒然後天下
樂推而不厭故後
其身也雖辱後下
之類皆物之所謂
垢也取實者唯知
有之以為利未始
无之以為用虛者
守冲泊以待群實
也无藏有餘者付
萬物使各自守故
不患其少也端然
獨立自足之謂徐
而不費者因民所
利而行之隨四時

雄守其雌為天下
谷人皆取先已獨
取實已獨取虛無
其行身也徐而不
福已獨曲全曰苟
紀曰堅則毀矣鏡
於人可謂至矣閔
哉

林屬齋云本道也
言藏富天下也與
於老聃者此言先
以無物為宗以太
護下即舌柔長存
見於外者如此也
空虛不毀萬物為
物都無萬物全是
物自著者隨物之
靜空谷之響應皆
中若有物又若無
名也以同於物者
為和以無所得為

曾南有卷之三

卷之三

廿一

而成之常身道理俱故无疾無費也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无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成万物各得自為蜘蛛既能結網則人亦自有所能矣无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无求而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待答理根為太初之壺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為紀去泰其也夫至順則雖金石无堅也逆則雖水氣无燠也順全逆毀則正理也進

呂註

辱即黑也豁容之欠故以此喻即所謂玄牝也咲巧咲人之巧也不削於人不侵削於人也

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失矣未常先人而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為高也谿谷在下而能容物為谿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常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受辱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足也唯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巋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為巧故咲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獨以禍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壺者言以天下至壺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詞也○陸方壺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為精以末為粗既曰粗矣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為不足所以聖人不積常使胸次洒洒一塵不掛

世補南華經三言

淡然獨身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常
無有即老子曰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一故以
有始也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
乙在易則謂之用之或盈是故以萬事萬化皆
以生道虛而用之或盈是故以萬事萬化皆
表為虛不踐萬物為實者實即外者道之用也
真空虛不踐萬物為實者實即外者道之用也
則斷滅頑空故不壞世相而實相引閉尹之言
已無所居而形自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心一無所居而形自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以便是無所居而形自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也若鏡其無所居而形自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寂乎其清而無所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同其清而無所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人其清而無所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谷其清而無所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取其清而無所居即伏氏所謂閉尹之言
然無為而曲則全苟免于咎而已矣是皆以深
而彼獨曰曲則全苟免于咎而已矣是皆以深
為根以約為紀根者根玄通深不可測也非以
言曰古之謂乎治人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也
深為根以約為紀根者根玄通深不可測也
慈曰倫謂非以約為紀之謂乎凡物太則折
太銳則挫故嘗挫其銳破其堅虛心弱志一
寬容遜順而不敢過為刻削之行其道可謂至
矣故末復贊之云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
尹關之官名聃老之謚名關聃古之博大真人哉
德相為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

○寂寞一節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
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言註 無形無常隨
物也亦與生
身任化也何之何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意無意趣也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沉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語也危言重言寓言俱通至理正當万物之性余也不謹是非已无是非故恣物而行也形群於物故與倍處还与物合故无傷也不唯應當世之務故參差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詳明其注之然其詳明言亦仲嬖乎此也

呂註

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或身則未嘗有生以為生身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身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若物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可窮之詞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倍處其書雖瓌瑋而連衍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絕其乎味乎未之盡者

林蘊齋云

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不以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死生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仲之仲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廣大而無盡也無端崖言無首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言其說縱放而無所偏黨也儻與黨同不以觭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觭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

次緩而不苟益皆
 有對不以觸見之
 則雖無實不經不
 害其為信言也莊
 語後法言危言喻
 道之日用无窮重
 言寓言所以趣時
 也人不吾言之信
 故稱古昔以為重
 重言不能喻而後
 有寓言夫莊子之
 所休者往每天地
 精神往來而不傲
 倪於万物故其言
 亦然傲倪沃疎親
 也不譴是非所以
 群於世活著書雖
 環瑋而連作无傷
 也連謂尤則察作
 則謂定休然不可
 得而求非世倍所
 可貴也詼詭言之
 異非世倍所可賤
 也唯其有諸中而
 充實不可以已故
 上每造物者游下
 身外死生无終始
 者友則入於神矣
 其本宏夫以大為
 宗可謂調適上遂
 不寓於宗者也故
 應化也其理不竭
 解物也其美不竭
 謂形不待蛻而後
 解芒味无以此神
 之不可知者也

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
 先歆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大不
 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
 敖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世倍也莊子之意
 正敖倪於斯世而乃為此反說不譴是非者是
 非無所泥也無是非而後可與世倍居處也
 環瑋高壯也連行和同混融之意也無傷無詭
 於人也參差或波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詼
 詭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
 謂其言雖恠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
 讀得莊子也波其克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
 中皆道理克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
 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
 適之道也闊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上
 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則
 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倍而明理也
 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尽也不蛻者謂其言自
 道而來不脫離於道也芒乎味乎言其書之深
 遠也未之盡者言其胸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
 也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繼

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卒出於老子也前三段着
 三個雖然皆斷說其卒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
 此又着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
 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仔細看○陸
 云上言開老以下遂以自已承之寂寞無形以
 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來而無體也
 無相為宗以無住為行萬物一府生歿同狀直
 與天地並而神明俱在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
 知其何適而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常時西方
 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節
 莊叟是以開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言謬悠
 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無形變化無常
 的道理謬悠言虛遠也荒唐言不儻同於人然
 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而不可見即老子
 不欲以自見之意以天下為沉獨不見也
 天下之人河漢五湖不可言廣之以寓言之故
 因之以曼衍之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
 其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之直
 即傲倪之意每游於地未窮其神道為化者
 亦無弃物故不傲倪是則與物無競得者
 同於斯者相於忘為書雖大化而與世倍同
 將身斯如斯民相忘為書雖大化而與世倍同
 之德有奇特之狀連行相後之毅行而無傷
 也瓌璋如斯者又其為書雖大化而與世倍同
 篇壯瓌璋如斯者又其為書雖大化而與世倍同
 情連環宛轉無嫌之象其辭可抑揚雖瓌璋而
 不傷不傷即無嫌之象其辭可抑揚雖瓌璋而
 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實
 不可向說云南華非莊自道不深思而得之實
 將上句造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必欲吐之乃為
 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無終始者為
 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出乎老氏

○惠施一節

○註老子曰多言

言自然則有言者
不待已也而施之
口談自以為資不
知天地之虛曠而
有戎之甚不能守
雌者也宜其以天
地為壯存雄而无
術也夫聖人以無
言為言所以為德
今惠施特其辨以
反人為實以勝人
為名則不知無言
者也為言所役不
能自勝則弱於德
以勝人為名則強
於物其金與謂非
六通四闢之道也
天地之道所以大
者以其無為於施

魯南南齊經三主

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閱而肆達
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自然欲為而為
之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於自然欲為而為
之以不為也林肅密只為本宗二字認得為不
是以此性金之旨殊竟若味雖然下一轉語言
是如性其應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
銳蓋上達之妙未始離於下李之中心之理會
本宗者多有脫畧世法而或實則天機人事不
即不離所謂不壞世法而或實則天機人事不
於物謂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其萬物之順化而
此便是不調適上遂之意不竭謂其出無窮不
謂不為本宗來字或寂寞無形變化无常書以
道故以書理則遺物又安得謂之无尽乎莊叟自
遺上語理則遺物又安得謂之无尽乎莊叟自
叙道術只在著書上見得句是實却非他人
過為誇誕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
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歿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遠越
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
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
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
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

二十一卷雜論

七

增補新編

之能不免於有我
由天地之道觀之
雖博且辨一蚤
一蠶之勞而已於
物仰庸哉一與多
皆道也一為本多
為末則一雖不足
為本末之倏然比
之忘本逐末者尚
可曰愈貴於道亦
究矣施不知反本
以自寧散于万物
而不厭卒以善辨
為名逐末而不知
反本也夫先聲則
響絕處則則影滅
已无我則天下莫
身之爭施雖有才
而不知出於道事
言詞之末以身物
競矣異於响响以
声而形身影競走
也其失性甚矣所
以深惜而悲也

呂註

前歷言道術
以蝕言多方
則所謂方術也其
言不中於理逐一
付度事物之意而
言之无厚不可積
也其大千里者無
有不可積之厚自
微而積之其大可
致千里方峴者日
是可視而視之也
天地山澤日之中

增補新編

踉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
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
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
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
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兩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
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
與眾不造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增補新編

增補新編

是物之

生死皆合之為同
若大者同而小者
異則謂之小同異
若大同異居北方
者不知南方地理
以為无窮然畢竟
有窮處雖今日方
遠越然到越則知
越矣謂之昔日已
來可也天下之中
央不知在何處然
燕越之人各以其
所處為中則燕之
北越之南亦可以
為中矣况愛万物
則天地与吾一体
矣此下所論是當
時論行此數般
話柄羽毛生於卵
中是卵有毛雞本
而足而足之行者
意也是為三足即
本侯因而稱為王
是有天下之号大
羊之名皆人所余
若先名大為羊則
人必呼為羊矣馬
固胎生然馬生下
有毛則身卵生何
異豈特為獸之生
有尾觀製字丁字
子字即有尾之狀
荀子亦曰鈞有鬚
卵有毛以說之誰
持也而登析惠施
能之彼註云鈞有

夫

林慮齋云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後猶為見道
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預道術
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
之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
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外駁不中訖之麻物之
意言歷々攷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大虛
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
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
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
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
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
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
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
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
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
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
種又前日之歿者故曰方生方歿有大有小是
為小同異合萬物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
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

增補新經三言

增補新經三言

增補新經三言

鬚即丁子有尾也
丁之曲者為鈞頭
舟尾燭熱也至冬
則不熱山靜也空
谷傳聲則能出口
車輪之蓋圓者不
跟地考工記輪人
云進而眠其輪欲
其微至也无所取
之取諸圍也自有
所蔽則不見指有
所遺則不至雖至
有所不能及雖長
而龜短龜能知吉
凶則長於蛇矣知
者為方之器然矩
之體本不方規者
為圓之器然規之
體本不可以為圓
鑿非圓而柄自
入之飛鳥之影雖
動然影只附於形
與形不相離是未
嘗動也族矢雖疾
然不發之則不行
發之則不可止是
其疾在人而不在
箭矢狗犬一也而
有懸蹄則謂之大
无懸蹄則謂之犬
狗而不得謂之犬
矣馬一也而又有
所謂黃者二也彼
自黃耳而黃之者
人也非三欵驪牛
亦然狗之黑者不
可以變白而白者
可以變黑則白狗

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
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
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則
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未言足雖未至
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未則是今日方往而
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
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
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
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
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
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之中一物何以為大小
即一体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
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
而其說浸廣故又有有卵有毛之論卵有毛者
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雞之為雞
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
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
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
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為羊謂犬羊
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為

物有南經三注

卷之二十一

七

可以名之為黑駒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捶不為長也今日用其半展轉用之則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辨者以以其惠施相身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沃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以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无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无術則併方術无矣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歸於德也

羊則今人亦以為羊矣謂羊為犬則今人亦以為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為之若謂胎為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也丁子蝦蟆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声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為輪終着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蹶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見者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於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柄雖在鑿之中而柄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鉄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雖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

有餘篇哉

陳註

施之辨能及

天下辨其數雞三
足是也或舟天下
辨其名狗非犬是
也或舟天下辨其
色白狗黑是也或
辨其上下天舟地
卑是也或辨其形
矩不方是也或辨
其長短龜長於蛇
是也其論大率以
謂万物无高下長
短之殊无形名方
圓之異无青黃黑
白之別以各万物
為首謂大道散而
有形名皆出於人
之私以為差別而
已施持以以舟天
下辨卒以善辨為
名以古人所不為
故不曰古之道術
惜其有才而終於
逐物喪其本真者
也

洪註

莊子載惠子

之言曰一尺
之楮日取其半万
世不竭雖為高言
然以理固具蓋但
取其半正碎為微
塵餘半存雖至

魯甫南准

不可又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又謂之狗矣
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
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
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
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
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
母也一尺之楮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
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尽可也凡此以上又
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
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
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
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入終不心服此辯者
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圍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
獨也獨與其徒為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
如此故曰此其柢也柢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
以為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為雄高而實
無學術也畸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
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
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

卷之二十一

卅一

于无旁可也

集註

自惠施多方
載公孫龍詭魏王
之語絕相類解者
多屬臆說茫无隱
乎其門人嘗論以
云恢掩怪道通
為一存而勿論可
也作者以此本非南
華語是其所闢外
駁不中之言悉用
解為雖然凡莊生
之所述豈特墨翟
禽滑厘以味為近
於道即惠施之言

亦有似之者也
辰翁所謂唯愛之
故病之而不知者
以為疾也致人以
自全也非莊子也

陸註

子玄之註論
其大体真可
謂得莊子之旨矣
即生前嘆齊梁之
途說余亦晚觀貴
遊之妄談斯所謂
異代同風伊可復
言也或曰莊惠標
濠梁之契發却匠
之模而言其道外
駁其言不中伊也

魯甫南華經三注

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
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即萬端也說既多
而徒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說論但以反異於
人為其能歆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
皆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
於得徒然強辨於外故曰強於物隩者幽暗也
言其所行之途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
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蚤蚤然以此而為人物
於世亦何用手故曰何庸克足也若但以一人
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
殆矣愈猶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

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
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
惠施亦為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遂於外物
而不知反是可惜也貽放也響出於聲之本響
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影末
也歆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
不知本之喻也
○陸方壺云天下之治方術者
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與起各
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授不過騰辨
博之口以存天下相持故曰惠施多方多方則
未免誇多聞靡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外駁其
言不中當於理者或寡矣歷々卒起辨物之意

魯甫南華經三注

卅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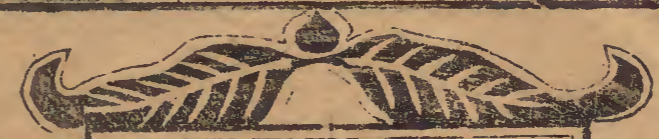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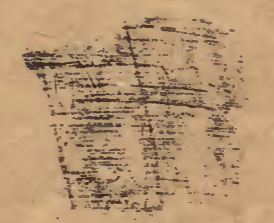
家之孝則仲尼不
與焉蓋謂道非集
大成之時則雖博
大真人狃在一曲
老聃一書得吾之
本故調適而上遂
惠子之書得吾之
未未免一曲而已
嗚呼諸子之書曷
嘗不尊仲尼哉知
其所以尊者莫如
莊子孝者致知於
言外可也

窮而當時辨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
日身惠施相應終身不勞使強其全用道則一
到理屈其碎便窮安有許多強辨之徒易人
以只見終身嘵嘵不能服人之心為辨者之
意勝人言口而不辨之辨特恐作持也夫惠
已辨人言則天下之辨詭特異之說以相勝
以其不知身則競為詭特異之說以相勝而
不以其大抵如故曰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
其說以為最貧他人未及也觀其言曰天地
自以施言我之辨天地為我增氣造物為我
壯乎自負如非道是益存雄而無術者夫守
節道也存雄如非道是益存雄而無術者夫守
者道也存雄如非道是益存雄而無術者夫守
矣時人異人也黃齋之問亦無術無術則夫
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辨亦無術無術則夫
既又漏為之說益之不怪以怪是已矣夫
足也耳而益之說不怪以怪是已矣夫
欺人耳而益之說不怪以怪是已矣夫
為名是目之說不怪以怪是已矣夫
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也夫
徒以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
則其塗奧矣夫由天地為漏西南為與故以
曰其塗奧矣夫由天地為漏西南為與故以
味不其明之喻夫由天地為漏西南為與故以
施之能其益於世充一蚤之於草莽而進之
補於物仲益於世充一蚤之於草莽而進之
大寧從尚可許之是以多言愈於貴道者豈
殆哉蓋貴道之不知辨者不善言者不辨
者以不言者寧一其心志其善言者不辨
能以上忘言之域而自得其精神散於萬物
太其煩卒以善辨而自得其精神散於萬物
厭不能善用駘蕩而自得其精神散於萬物
而將欲止天下之影影言愈於煩而物不
本將欲止天下之影影言愈於煩而物不
劣響以聲而形存影影言愈於煩而物不
舉惠施之說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以
類支離纏繞而司馬以類皆全書以
其說之似而司馬以類皆全書以
外史所測者而司馬以類皆全書以
也姑書以俟來者又不知其類皆全書以

論衡卷之三

山本清華三言

日
月
星
辰
土
火
水
木



萬曆癸巳歲冬月
自新齋余紹崖梓

